

花言峭语

他所填补的空白

看过韩延导演的《空枪》，除了电影本身，最让我难忘的，是檀健次和他出演的角色，警察开宏刚。

韩延导演的作品我熟悉，朱一龙的作品我也熟悉，他们的好，对我来说不意外，是应该的。让我意外的是檀健次，遗憾的是我对他不了解，是因为《空枪》才开始了解，这了解来得有点晚。

《空枪》里，对朱一龙和檀健次扮演的两个角色（万梓强和开宏刚）的设定很有意思，这个设定有点类似《老无所依》和《心理罪》：万梓强和开宏刚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们的出身相同，心智相投，阅历相当，在同一款游戏里，完成了人生的虚拟彩排，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了不同的选择，并在两个方向越走越远，最后是以警和匪的状态面对面。最后游戏厅那一幕，强调了选择。两个人擦肩而过，但我们都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再相逢。

再相逢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在路的两端了。但是，两个人心智上的DNA是很相近的，所以开宏刚能在所有人都茫然无措的时候，给万梓强画像，无限靠近万梓强的思路，推断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最后那一段在海潮涨落中找路，简直是神来之笔。潮退了，意味着开宏刚袒露了自己，他对这个地方的知识不是没有来历的。万梓强一直没有对开宏刚真正下手，也是因为他对开宏刚产生了敬畏，甚至想要拉他入伙，并大大方方喊他搭档。于是，两个人虽然在黑白两端，在正义和

钱眼识人

看过《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看到结尾时一定会对清真寺外的一棵大树颇有印象。徐福就是在树底下给劫后余生的战争孤儿们做了加上大块蜂蜜的炒饭，对应着光头颤颤巍巍，几乎枯黄，荒漠上的奶蓟草，这棵大树象征着关于希望和爱，强大的信念，也暗示着孩子们终究将长大，他们有的做了厨师，有的做了服务员，有的做了其他的职业，并非只有恐怖分子一条死路可选。

据说剧组参考了中东当地两种树，地中海柏树或者波斯柏树，最终确定电影出现的树是16.5米，它实际上是钢结构的，树干和树枝里面主要是钢材材料，然后在外部进行美术置景，填充一些真的树叶，每一天都要换。这棵“钢制巨树”似乎也呼应着电影的魅力，以假寓真，梦是现实迤逦的幻化。

“独木不成林”，今年借助树来表达的电影格外多，呼应着银幕后丰沛的雨水。不少观众在看“龙餐馆”徐福带领孩子通过城堡地下管道逃生这一段已经联想到排名豆瓣top250片单榜首的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它诞生于传说上帝最想看电影的1994年，今年它卷土重来，在内地首次公映。而电影的结尾也有一棵代表希望的橡树，树二号瑞德在出狱之后按照安迪的指引找到

情人看剑

武侠新剧《金色》近日迎来大结局：男女主角终于来到梦中之地乌素海，尹昉饰演的锦衣卫仆鹰顺着沙丘一路滚下，沙中万两黄金在他身后熠熠闪光，光芒映照在辛芷蕾饰演的章路遥脸上，她眯缝双眼笑起来，像是躲避那灼人金光。所谓“吹尽狂沙始到金”，在她眼前闪耀的，何尝不是那个光芒万丈的少年郎。

《金色》说是以古龙小说《大地飞鹰》为蓝本，但仅用了黄金与大漠两个意象符号，人物与故事基本另起炉灶，叙事主线改为女性复仇与江湖悬疑。剧如其名，影像全被罩上一层金色滤镜似的，黄沙满天的金色大漠，三十万两黄金的利欲诱惑，以及那些拥有一颗颗金子般心灵的侠义之士，总之金色无处不在，这金既是夺目金，也是夺命金，题旨可说是通俗易懂，因而更可以借金色大做文章，在风格上放开手脚，走写意路线。如你所见，寒光四溢的兵器，刺破漫漫水雾的日光，给章路遥罩上一层圣女式的光晕，如同镀上金身的菩萨，凡此种种，织就一幅西部江湖图景，这图景

邪恶的两端，但在角色气质上，在情绪上，却产生了一种CP感，在故事的角度相互支撑。

因为我对檀健次不了解，所以，当他第一次露面的时候，我立刻有点担心，从角色上来讲，对面是朱一龙，从故事发展上来讲，那已经是万梓强通过几个大案做强做大之后了，这样一个面相稚嫩、身形瘦弱，还要吃胃药的小警察，能否接住朱一龙的戏，能否接得住这样的惊天大案。但檀健次一开口说台词，疑虑就消失了大半，但我还在想，也许这就是偶然吧，几场戏之后，疑虑就全部打消。

他仿似就是九十年代的南方警察，老练老辣，有自己的领地，也有自己的世界经验，内心笃定深沉，内核异常稳定，外在又有点江湖气，有点适度的刚和痞，但在某些瞬间，你又能感觉到，他是不自信的，他是被推上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大舞台，必须撑住，不能在劲敌面前露出一丝脆弱，也不能在大时代面前有一点懈怠。特别像那种误打误撞被推上舞台的普通人，自信和不自信都在同时闪烁，这种闪烁状态特别迷人，特别让我这样的生活在新世纪二十年代的人信服。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是崇拜自信笃定的人的，但又对这样的人有一点怀疑，觉得这个时代任何人都都不会有这样自信的资本。这是和九十年代人的微弱区别。而他竟然表现出了这种区别，是误打误撞，还是精心设计，我不知道，我只看到了结果。

从朋友那里听说，檀健次在现实中也是这种人，平时似乎有点垮，有点不自信，目光闪躲，但

树“影”婆娑

了它，在树下找到埋在石头地下的“秘密”，是一个印着游轮的铁盒，里面有一封信、钞票还有新的护照，从此瑞德也可以做一只自由的“鸟”，飞到太平洋的海边与安迪碰头，展开新生活。这棵橡树既见证了安迪与瑞德的“重生”，也见证过安迪被埋葬的过去，他与不幸被杀害的妻子就是在这里订婚。这棵树既是起点，也可以说是终点。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中年之后在大银幕重新看，不仅仅会为自由的飞翔而激动，更捕捉到一些弦外之音，当瑞德光着脚踩着滚烫的沙滩与安迪重逢时，我才发现这时候的安迪惊人地逆龄，白发没有了，脸也不垮了，非常紧实。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线，他此时应该已经是初老甚至是晚年，而他以崭新、年轻的样貌迎接故人，实际上也在暗示这也是电影在造梦，为所有看过电影的观众造一个名为希望的梦，然后就想到电影中的台词，希望振奋人的同时，也给予渴求它的加倍的痛苦。树，无言目睹着人类情感的翻腾。

今年4月公映的外语片《寂寞的朋友》中，影帝梁朝伟展开了生长在德国大学校园里一棵银杏树的亲密沟通，而这里的树则更加深入地代表着人类隐秘的情感世界。在片中，开头咿咿呀呀

夺命金的另一种讲述

让人恍惚记起《双旗镇刀客》《新龙门客栈》，乃至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中的风景，如今又被提纯再造，如同金器被重新擦拭打磨，自有一种雍容沉郁的质感。

与金色的纯粹相对应的，则是人性的幽微复杂，黄金因此成了一张明镜和一枚试金石，试炼出各种善恶美丑。剧中台词说这世上有三种人，好人、恶人、正在变成恶人的好人。好人恶人不难分辨，难的是那些身处中间地带摇摆不定的人，这些人才是平常的大多数人，道德暖昧不定，贪嗔痴交替，良善与愚昧杂糅，或可称之为平庸之恶，更有甚者，因一己私利与魔鬼做交易，以致招来杀身之祸。《金色》的独到，也在于写出了这样一组群像式人物，陈坤饰演的虞侯、吴汉坤饰演的小方，以及铁屠屠、仵作、琴魔等人，各有特点，皆在命运与欲望的支配捉弄下，难免进退失据。章路遥说虞侯“厌倦大漠，想去南方，不算恶念”，只是愿望是美好的，一旦上了贼船，再难全身而退。这些人物林林总总，每人都像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尤

只要一上舞台，马上光芒四射，要什么状态，马上就能给到，而且非常精准。

韩延似乎也格外偏爱这个角色，以及作为演员的檀健次，专门为这个角色写了一首歌，作为推广曲，这首歌叫《阿元》：“阿元，你举起手臂，擦掉过去的痕迹。阿元，你捂起嘴巴，藏起往事的秘密。阿元，你眯起眼睛，看尽人间善恶诡计。阿元，你活着的意义，是揪出正义的年纪。”这完全是对那种丰富的、细腻的，有点萧然之态的九十年代的文艺人物描述。

我翻了一下他的演出履历，发现之前只看过他的一部作品，就是2007年的《秘岸》，再一翻，还看过《军师联盟》和《宠爱》，再一查年龄，也都36了，而之前我看到的都是他在综艺节目里的切片，以至于一直以为他和荣梓杉是同代人。

在微博上说了下对他的印象，他的粉丝纷纷建议我去看看他主演的电影《震耳欲聋》，我找来看了，从故事角度来说，是很成熟的正邪边缘的人物修成正道的故事，但令人惊艳的是檀健次的表演，整部片子几乎就是他的独角戏，有些在逻辑上合不上的部分，也因为他的表演弥合过去了。

真希望将来能写一个有趣的故事，能请到他来演。那种和世界合作，又保持距离，身在人海，却又总是萧然远行的人物。那是一种时代人物，以前一直空缺，而他填补上了这个空白。

韩松落
作家

的婴儿与结尾雌性银杏完成花粉授精形成闭环，中世纪的女大学生学习摄影，用胶片记录着植物的枝叶，也记录着自己的身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同一大学的男青年则在观察天竺葵的过程中，意识到植物可以敏感地呼应人类的情绪波动，并且将自己作为鲜活的实验样本，直到2020年，梁朝伟扮演的王先生用科技手段完成与银杏树的深度交流。树，是一个隐喻，代表着有性别，有完整生命过程的人，当故事中的人与树进行交流时，则道破了一个长久的悖论，人因为害怕孤独，辗转反侧去需求救赎，反而更加孤独。而树，因为鲜少有人识破它的语言和情绪，反而拥有一个自洽、循环的闭环，是寂寞的，但也是美好、浪漫的。

三部电影中都有姿态丰富的树，代表着希望、自由以及情感，也共同构成了我们精神世界最大公约数的内容。想起现在流行的养生贴士，当你烦躁、焦虑时不妨走进户外，真实地拥抱一棵树，什么也不说，就会得到治愈。

钱德勒
媒体人

其是在多场群戏里，各怀心思，暗流涌动，调度有致，人人都是西域妖骄草，受欲望蛊惑，风中飞驰，遂成毒物，放眼望去，便是又一出《天龙八部》。

值得一提的，还有辛芷蕾的光芒，在《金色》里被高清放大，摄像机对她实在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她的美并不张扬，反而是收敛了艳光，全靠黄沙、银饰、阳光、月色来衬托，剧中这个死过一百次的女子，眼里总有三分隐忍三分讥诮，还有四分心如槁木，恰与陈坤那个角色的脆弱与凄怆交相辉映。他们心已苍老，却又与那些少男少女互为映照，显出这人间也并非是完全不值得。

乌素海最终露出旖旎风光，它既是荒漠里的绿洲，又是黄金埋藏之地，对于剧中人来说，真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一路走来，死的死，伤的伤，只有最不爱黄金的男女主角抵达终点，可见皆有定数。此时世界寂然无声，有岁月静好的意味，用张爱玲的话形容，“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早春晴朗》：清醒沉溺，边骂边嗑

全北京最精致时尚的男人是谁？

最近社交平台的答案，可能是Luke——新剧《早春晴朗》里2010年代的广告精英，他造型时尚、走路带风，偏偏一开口就是让人如芒在背的刻薄。在井柏然的演绎下，这个顶尖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堪称行走的衣架，仿佛永远做好准备下一秒走上T台，连和客户谈生意时举杯的动作都精心计算过角度，在远处观望的女下属还要献出台词助阵：“我跟你打赌，不出10秒，对方就要认输！”

高冷却时刻有如开屏孔雀，刻薄却对爱人有着一丝深情的深情……Luke的设定显然是偶像剧式的。但在这个讲述北漂女孩尚之桃（孙千 饰）与精英上司情感纠葛的故事里，你又能找到许多北漂能共情的真实细节。比如尚之桃入住的是挤满了打工人的天通苑社区，合租对象有男有女；刚入职被同事指使买咖啡、一个项目反反复复被退回来修改打磨。但恰恰是这些真实的细节，坐实了偶像剧造梦的本质：按女主角的生活处境，每天上下班通勤可能就要3个小时，哪来的闲情逸致对天天打压你、让你交辞职信的上司春心萌动？只要代入一点生活经验，观众就会清晰地意识到，这段职场之恋不过空中楼阁。

然而，抗拒归抗拒，该嗑的CP一点也没落下。播出至今，《早春晴朗》在社交平台上大获全胜：一边是广告人纷纷讲述自己记忆中的黄金年代，吐槽剧集“消费广告人的痛苦”；一边是无数观众嗑生嗑死，觉得这段禁忌的职场恋情充满张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该剧破圈登上Netflix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名，无数异域女孩为剧中CP欲罢不能。

对偶像剧来说，观众的“边骂边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夸奖。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观众吃够了打工的苦楚，才想要一个像Luke这样“上位者低头”的傲娇男主角——看似刻薄高冷，实际总想着为你兜底，并在你转身之后上演“追妻火葬场”。而大洋彼岸的观众嗑CP，也更进一步地证明，白日梦般的成人童话，原来是人类共通的情感需求。

当然，同一个Luke，在不同人眼中也有不同的模样。经历过4A广告公司黄金年代的人，会怀念剧中他斗志昂扬到近乎造作的面貌；在当下职场苦苦挣扎的人，则早已警惕大作，意识到不平等职场地位中的“爱情”不过是权力的交换。剧集既回望了曾经广告行业的鼎盛，也照见了一代代北漂打工人们相似的处境。正因为如此，当观众开始代入自己的生活，每个人想获得的东西都不一样，有时是青春回忆，有时是情感代偿，还有时是对现实的反抗。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春晴朗》是一部成功的话题之作。它不刻意贩卖焦虑，也不追逐现成热点，却在造梦的过程中给无数观众提供了表达的可能：你可以聊时尚，聊职场，聊情感，天南地北，剧中素材取之不尽。人们借着剧中人的喜怒哀乐，说自己有过的现实、幻过的梦，最终也让剧集在争议中火爆出圈。

常原狄
媒体人